

天山腳下， 那一晚的月亮

(續)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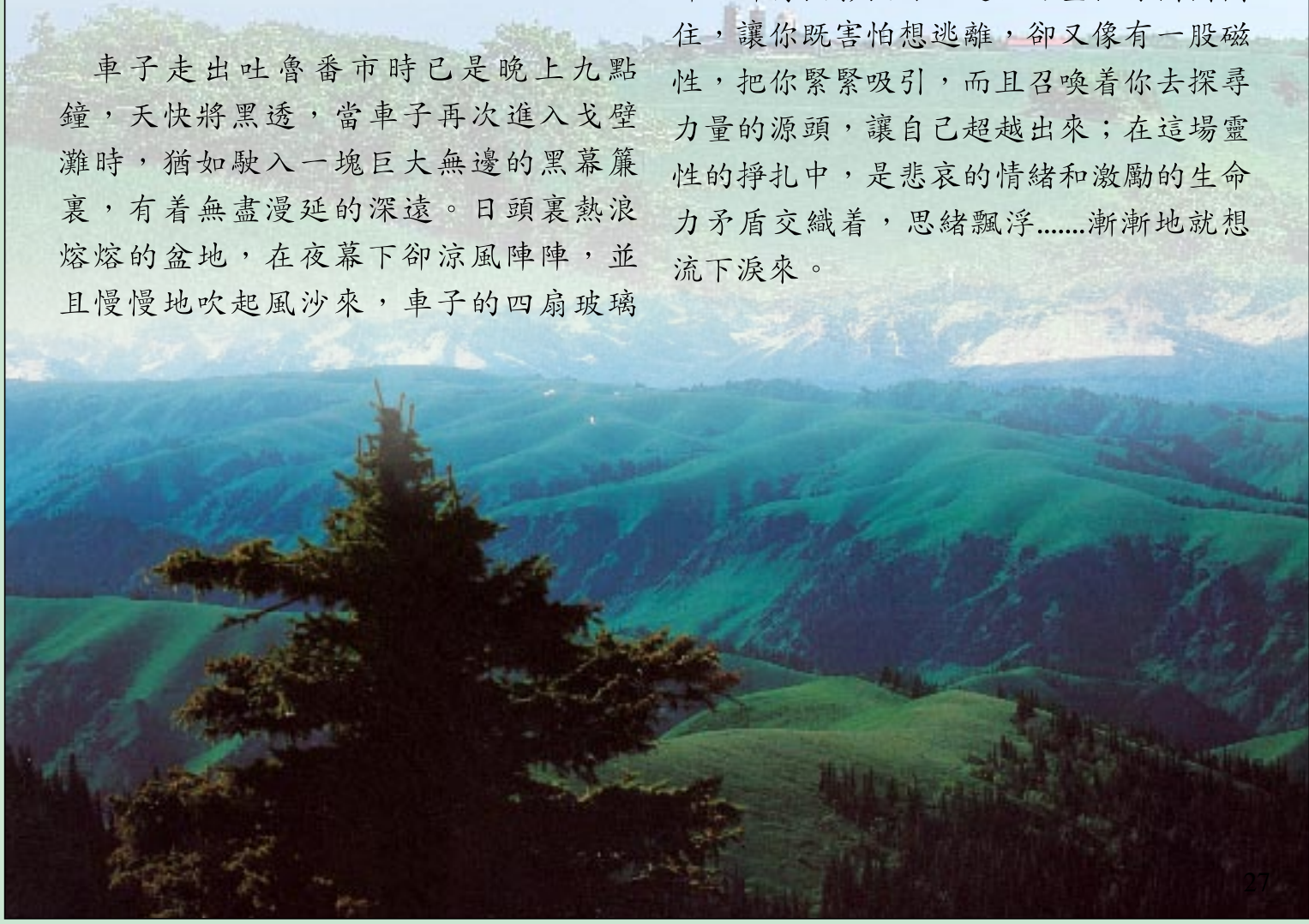
司機盡力的趕路，帶我們遊覽葡萄溝、火燄山、千佛洞、古墓區、高昌故城；能讓我們多到一個旅遊點，他的心就會寬了些。

這次的行色匆匆，倒也盡了七八的高興，心有眷戀的結束了吐魯番之行。我想，這份依依大概會比盡興而走要多一份回味在心頭哩！

車子走出吐魯番市時已是晚上九點鐘，天快將黑透，當車子再次進入戈壁灘時，猶如駛入一塊巨大無邊的黑幕簾裏，有着無盡漫延的深遠。日頭裏熱浪熔熔的盆地，在夜幕下卻涼風陣陣，並且慢慢地吹起風沙來，車子的四扇玻璃

只敢開一小縫，寒意卻還是漸漸的襲進，脫下的外套再緊緊地裹住了身子，大家相互擠貼，爭取暖意。

我頭枕座背，從車尾屏風玻璃望出去，只見黑藍的高空沒有一片雲朵，清淨而寧謐，閃亮的星星格外的渺小，像一羣飛得遠遠的螢火蟲神秘的天籟在播放着懾人魂魄的氣息，在這股力量底下，你覺得生命脆弱得無法形容，只要輕輕一觸就可以破碎，碎得無影無踪。這種力量把你團團圍住，讓你既害怕想逃離，卻又像有一股磁性，把你緊緊吸引，而且召喚着你去探尋力量的源頭，讓自己超越出來；在這場靈性的掙扎中，是悲哀的情緒和激勵的生命力矛盾交織着，思緒飄浮……漸漸地就想流下淚來。



突然遠方隱隱傳來轟隆轟隆聲，一道閃光破天而出，就在天角處！我瞬即轉身趴到玻璃窗上，死死盯着黑漆天幕上遠方一角。很快的再次傳來轟隆聲，於是，一隻全身銀光閃閃的巨龍從地底躍身竄上高空，劈開廣袤的黑幕！啊，戈壁灘上的閃電！

都市裏見到的閃電，就像天空破了個窟窿，破口從這處撕裂到那角去，不像戈壁灘上的閃電，是從地下往天角割過去，「轟」地一聲，轄開一道垂直的縫隙來，是盤古開天地一個優美的姿態，力度從容不亂。這天籟變幻的力量真把我震呆了。

這一天裏，我們在吐魯番盆地經歷了戈壁的熱浪、狂風和閃電的變奏，不是每位遊客都可以經歷到的。這個日子該是特別了，然而，更特別的還在後頭。

四

車子還沒駛出吐魯番盆地，司機發現中午剛補過的車胎又出問題了！我跟着他下車檢查，被風沙狂掃，滿面滿頭的沙子，而且冷得直打顫。那時快近十一時，心裏害怕起來：在這荒蕪之地，又是吹着狂風沙，萬一車子不行，怎麼辦？

車子小心翼翼的繼續行走，沿路找到幾間修理站，卻是人去站空，拍門無人應，司機沒法把備用車胎換上去。終於



車子還是爬出了盆地，上了山路，風沙和閃電都給扔在黑幕裏。每個人都暗暗鬆了口氣，至少不會有被風沙淹埋的危險了，只希望車子能捱到路邊小鎮子上就好了。但今天真是太特別了，另一個車胎竟然爆了！車子搖搖晃晃走了一程，停在山路轉彎角上，再也不動了。

四個車胎破了兩個，又是在這前不見小城、後不見鎮子的山路上，剎那間，一股悲涼竄上心頭。為甚麼不在吐魯番市宿一夜？為甚麼非要趕回烏魯木齊？為甚麼……為甚麼這麼倒霉？！盤旋了無數個為甚麼後，暗想，會不會在這天山腳下發生浪漫的冒險，還是純純驚險的故事？

我蹲在山路邊，聽山腳下蜿蜒的小溪在淙淙細語，山間好寧謐。山間的小溪竟然這般閃閃爍爍，抬頭一望，呀，好大、好圓的明月就懸掛在山側邊。這輪月亮大得驚人，而我未曾這麼近距離瞧月亮呢！山間的月亮與都市的月亮仿如一個千瓦大燈柱與一個五十瓦小燈泡的比

較哩。最擅長描寫月亮的張愛玲也許是沒見過天山這輪明月，否則，總有一篇文章裏的月亮會是飛揚的吧。

這輪銀月太大太亮了，令人不可思議，白透白透地發着淨化的光芒，我像敬仰神明似的仰望着，激情地帶幾分興奮。

結果，司機搭順風車到最近距離的達坂城找汽車修理師傅去了。臨行前他只交給我們一把手電筒，並說會盡快趕回來。這期間有不少大貨車、客運車經過，我們輪流手執電筒向來往車輛發出注意訊號。

我在馬路上來回小跑，以便驅走寒意。時間在流逝，一小時過去，經過的車輛逐漸稀少，慢慢地，第二個小時也快過去了；我們知道，從吐魯番開出的最後一班客車也快將路過——這是最後的機會，放棄的話，這一晚有可能就在山路上度宿了。

「我們還是走吧！」有人終於提出意見。

「包車費還沒給司機呢。」

「留張字條在車上，讓他明早到賓館取去。」

「那車子怎麼辦？」車子停着的地方太危險，沒人打示意燈的話，可能會被別的車子撞着，而且，如果要偷掉這輛車，也不會是太難。

那樣一個老實的新疆漢子，把他視同命

根子的車子交托給我們，他顯然是沒想過我們也許會一走了之。這種信任感來自中午的經歷。我們怎能為了在賓館睡上一晚好覺便辜負一個老實人的信任呢？這個時候已經不是車錢的問題了。

最後一班客車經過時，大家都要憑意志力和信念去戰勝這份誘惑。



客車停下來，車門打開，司機大喊：「這是最後一班車啦，快上車吧！」我們都沉默着。這十幾秒過得真慢，意志力好像經受了漫長的考

驗，心頭沉澱澱。司機見四個大傻瓜呆站着，或許心裏罵了一聲神經病，慢慢啟動車子開走了。

當客車尾燈緩緩消失時，繃得緊緊的心弦終於鬆弛下來，同時，隱隱地有些徬徨。

也許有人會以為我們迂腐得可以？我抬頭望望那輪月亮，月兒已經高掛到空中，但明亮依然；是的，我們為司機守候他的命根子，就像月亮守望着我們一樣，彼此誠摯，一片真純，是沒有甚麼要後悔的。

半小時後司機真的回來了，坐在汽車修理師傅的電單車後座；想必他是很冷的，因為師傅穿着皮外套呢。車胎換下來後，我心無牽掛地鑽進車廂打呼嚕了。

然而，車子似乎沒能完全修復。迷迷糊糊中，我看見修理師傅的電單車一直跟在我們車子旁邊慢駛，最後車子停泊在他達坂城的修理站再次修理一番。我睡眼朦朧地看到累壞的司機躺倒在修理站的小牀上，這一天真把他給折騰夠了。

回到烏魯木齊市時，已經是清晨八點鐘，跟我們昨天上車的時間差不多。

至今，天山那輪明月依然在我的心間照耀着，明淨透亮，美麗得像是神話故事裏的月亮，然而，那是真的。（完）

夢子